

◇ 古代经济 王国华专栏



王国华,毕业于东北师大经济系,深圳市作协副主席。

曾经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当年的太监并非终身制,他们退休之后怎么办,谁来给他们养老?

显然,不能老死在皇宫。虽然他们一辈子伺候皇室成员,但皇室没义务给他们养老,这就是主子和奴才的区别。

明清资料显示,太监老迈以后,很少衣锦还乡的。族人不愿意接受一个身体残缺的人,祖坟尤其不能。那些有血缘关系的人平时没少跟着太监沾光,但在这种大是大非问题上还是很讲原则的。太监们也不愿自讨没趣,他们找到了一个适合颐养天年的地方——寺庙、道观。清人龚景瀚在《游大慧寺记》中记载:“环(北京)城四野,往往有佛寺,宏阔壮丽奇伟,不可胜计。询之,皆阉人之葬地也。”

寺观也有花销,当然不会平白无故收留太监。二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原来,太监们从年轻时开始和寺庙建立密切的经济联系。他们一般是加入自发组织的养老义会,清末太监张修德等在《太监与寺院》中讲述,“人会的太监要先交百八十块钱,三年

太监如何养老

后便可以到养老义会所属的寺庙养老,吃住不用花钱。”其实这就相当于缴养老金,整存零取;还有的通过关系在寺观中拜个师父,挂个和尚、道士的名,定期存钱。退休以后名正言顺搬到寺观里住,直到死去。这是中下层太监最常用的办法。

稍微有点钱的,不愿受制于人,就自创寺观。史载,明英宗宠爱的司礼太监王振“作大第皇城东,建智化寺,穷极土木”。这可以视作对未来的一种投资。可惜王振没等到自己享用,便在土木堡之变中丧命;“万历初,大珰冯保营葬地,造寺曰双林。双林,冯之别字也。”在冯保之后,“张太监宏,继冯掌印,宏墓在阜成门外迎祥寺侧。”谁出钱建造,寺观的所有权就归谁。将来回归社会,这就是现成的不动产。

这种形式的寺观,除了自己养老,

还可以救助同僚。乾隆年间,乾清宫督领侍刘钰、副侍萧云鹏等人倡立“万寿兴隆寺养老义会”,在北京南郊置地二百一十亩,以租金供养老迈无依的太监。清末太监信修明在遗著《老太监的回忆》中也称,“余创立恩济慈保古会于此(即万寿兴隆寺),救济失业太监。”

所以,明清两代,京城周围的寺观与太监几乎都剪不断理还乱。一座寺观里面,从投资人到普通员工,处处离不开太监。因为心怀极大的不安全感,他们对佛道的信仰也许比普通人更坚定。

有人也许会说,只要攒了足够多的钱,完全可以回家雇人养老,想雇什么样的雇什么样的,何必投资寺观?其实不然。寺观能给予太监的,除了吃喝用度,还有存在感。在这里可以与各类人打交道,以免与社会脱节。最重要的是,如重病卧床,寺观里的师徒、师兄弟关系可以让卧床者享受到家庭一般的照料。如果雇人照料,见你无法行动,把你的东西卷跑你都追不上。

◇ 大野寻幽 李丹崖专栏



李丹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散文集《芳草未歇》《草木恩典》《胃知的乡愁》等28部,文章散见于《散文》《散文选刊》《青年文学》《文汇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

皖南秋冬看水,最有味道。水须映山看,山在水中,水在山中,水噙着山,山映着水,山水有佳趣。最喜的是,水中有鱼,水清,鱼之眼、尾、鳞、鳍纤毫毕现。冬日天气,常常是阴翳或灰蒙蒙的,这时候,山在水中映照,水平如镜鉴,鱼在水中游,似游于一幅幅山水画卷,山是浅灰色的,似被稀释的墨。鱼嘴张合,让人想起宋人魏野的《书逸人俞太中屋壁》里的句子:“洗砚鱼吞墨,烹茶鹤避烟。”

墨香如饵,引鱼来吞。山水是否也有香,姑且命名为山水香,或山水原香,饵料若有层级,恐怕山水做饵,无鱼不吞钩。

在绩溪县的湖里村,有一处胡雪岩旧居,这座旧居,曾有数处景观,都和水相关,比如:石龙喷玉、美坞甘露、古溪石印、清泉迴澜等,据说,少年胡雪岩曾在这些泉流中洗过笔,泉流清澈,常被胡雪岩洗得呈灰色,足见其书法功底了得。后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胡雪岩的手迹,楷书工整,笔笔如刀;隶书隽永,如搭弓引弦。

那一日,在湖里村吃到了一条硕

鱼吞墨

大无朋的臭鳊鱼,餐馆的主人说,这条臭鳊鱼的祖上应该是受到过胡雪岩恩典的。

何种恩典?

餐馆主人答,这条鱼是生活在胡雪岩旧居水系里的鳊鱼,祖上曾吞过胡雪岩洗笔之墨。

一众皆笑。笑后,却觉得有道理。鳊鱼的祖上吞过胡雪岩所用之墨汁,也算是一条腹有诗书的鳊鱼,更是一条能招财进宝的鳊鱼。遂,举箸之间,也觉得此鱼的味道绝佳,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刘克庄也曾写有《洗砚鱼吞墨》一诗,其中有这样几句:“洗教残墨去,乞与小鱼吞。”“校人勿烹汝,腹有素书存。”刘克庄诗中的意趣,让人对吞墨之鱼陡生爱怜,别吃它们了,它们至少也是腹有诗书的鱼,而非庸脂俗粉之鱼。

洗墨待新笔,吞墨留碧水,洗与吞,似乎各有成就。如果按照这种说

法来换算,古徽州出过那么多名人,朱熹的半亩方塘里所养之鱼,不光吞过朱熹之墨,还吞过天光云影;胡适上庄村溪水里的鱼,不仅吞过胡适之所研之磨,还应懂得一些文学改良刍议?食之,是否还可助文运,强文胆?

说笑了。虽说搭名人顺风车的噱头,古今中外不是什么稀罕事,但终归是好的,证明人心向往之。美美与共,美的东西,人皆爱之,且爱屋及乌,没有人会面对糟粕仍去蹭热度。

在徽州的山水之间,一支笔染水,水与烟俱落,黑翻波里影。哪怕已无人洗笔,无人用墨,那水中游鱼亦是悠闲的,是带着徽州独特慢生活格调的。它们有一搭没一搭地在水中漫步,在山头吞云吐雾,竟也让人看得入神。若逢傍晚,山头黑黢黢的,日头亮堂堂的,鱼戏水中,如戏墨;山月入墨,人迹板桥霜亦入墨;暗香墙角一枝梅入墨,千树万树梨花开亦入墨;山月皎如烛,风霜时动竹,一切都是徽州之鱼的食粮,在冬日徽州,做一尾鱼,也是幸运的,山水——地面上的文章,何愁饱腹,更能饱读诗书?

◇ 云上花开 胡蛙蛙专栏



胡蛙蛙,原名胡岚,中国作协会员。铁门关市作协副主席。

作品见《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国艺术报》《散文海外版》《北京文学》《作家文摘》等刊物。著有《寄秋书》《风从域外来》。

前往天然气总厂和田分厂的途中,视线里突然撞进一座山。远望去,红色峰峦连绵铺展,是红白山了。

这座山的名字随岁月流转:唐时称神山,吐蕃唤薪山,宋名通圣山,到了如今,维吾尔语里意为坟山——相传北宋时,玛尔江汗的妇女在此殉教,因此得名。无数传说被时间淘洗,人世更迭如潮涨潮落,唯有山,始终立在那里。

那日在红白山南麓,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的塔里木油田塔西南勘探开发公司天然气总厂和田分厂,我撞见了一轮终身难忘的夕阳。它像团燃烧的火球,裹挟着汹涌的光热喷薄而来,转瞬将整片戈壁镀成金黄。近处公寓旁的树被拉成墨色剪影,戈壁上的芦苇、红柳、胡杨,在金光里舒展得清清楚楚——这些在空旷天地间显得渺小的植物,偏透着股倔强的强大,柔软的枝叶里藏着不肯折的筋骨。人站在那里,忽然就被什么攫住了,迎着那轮夕阳奔去,说不出要做什么,只盼着离那光、那明亮再近些。快步登上一座小丘时,忍不住扬起双臂。山丘下友人正挥手跳跃,像是在向落日致敬。戈壁墙上的人,零星的植被,都被那团盛大

山南山北

的火焰点燃了,明亮的光里,眼眶忽地就热了,仿佛盛着细碎的星光。

这里像座孤岛,四野是望不到头的戈壁,更远处黄沙流动,红白山横亘在天边。公寓楼边几十棵树,是建厂时栽下的,树并不高,却让人懂了绿在此间的金贵——那绿里藏着生机,在夕阳下拉长的剪影里,又透着几分冷清的寂寞,和寂寞的冷清。那日在路边散步,同行的朋友忽然惊喜地顿住:“咦,这里还有鸟叫?”空旷沙漠深处的一声啼鸣,竟让我们这些从城市来的人欢喜半天,转念才想起,这声鸟鸣对守在这里的石油人来说,该是怎样的慰藉。

红白山北麓,是泽普采油气管理区和和田河油气运维中心。三层高的公寓楼,是这片沙漠里最醒目的地标,楼前一行字格外扎眼:“一生只做一件事,扎根大漠送和气。”在莽莽苍苍的沙漠里读这行字,心底会莫名生出股豪气——那些从地下奔涌而出的气

流,化作暖流,点亮了和田地区千万家的灯火。

若只待在公寓里,倒不觉得和城市有什么不同,可一踏出楼门,入眼便只剩沙漠。周围虽有绿树,和远处苍茫的沙海比起来,也只能算零星几点。但正是这零星的绿,在烈日照耀下偏能逼人眼眸:几棵低矮的枣树上挂着红盈盈的枣,传递着秋天成熟的气息。公寓后藏着座温室大棚名为家和苑,里面是另一番天地:芭蕉树舒展着阔叶,葡萄架上吊着几串葡萄,无花果树生气勃勃,辣椒红光满面。池里有鱼游动,水缸中有龟静卧,笼中鸚鵡不时啼叫。家和苑前有一湖,名曰:同心湖。湖底铺着防渗膜,湖水是积蓄的生活处理水,簇簇芦苇在烈日下绿得不骄不败。这些人造的生机,成了石油人工作之余最贴心的去处。目光所及是连绵的沙海,沙漠里太单调了,岁岁年年都是同一片黄沙,有了这些绿,这湖水,日子仿佛就不那么一成不变了。

红白山依旧横亘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自从来了这群敢叫沙海变油海的石油人,山南山北便有了生气,有了豪气,更有了那股流向万家灯火的和气。